

# 两名小学生 怀揣1万元“出去玩两年”



“孩子们找到了，被公交司机送到了余姚的派出所！”17日下午2时多，从海曙公安分局传来的这个好消息，让无数牵挂着小张、小周这两个12岁孩子下落的市民放了心。

孩子们的家长是在15日发现孩子不见了，在报警的同时，还通过微信等方式上网求助。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，小张和小周失踪的消息牵动着全城市民的心，大家纷纷加入寻找孩子的行列。

## 孩子留下字条：我出去玩 了，两年后见

小张和小周就读于海曙某小学五年级，是同班同学。14日傍晚吃晚饭时，小张的妈妈郑女士发现小张不见了，“周五放学早，孩子平时下午3时多就会到家，不过他有时也会去找同学玩，一开始我们也没在意。后来，去了附近的同学家找了找，都没找到他，这才慌了神。”

郑女士找了一圈回到家，才留意到茶几上放着一张很小的纸条，是孩子留下的，上面就几个字：“妈妈，我出去玩了，两年后见！”她又仔细在家里查了一遍，发现放在抽屉里的1万元现金不见了。

觉得情况不对，郑女士马上联系了孩子的老师，没想

到，老师却告知了一个坏消息：同班同学小周也不见了！难道两个孩子一同离家出走了？郑女士更慌了，立即跑到望春派出所报案。海曙段塘派出所也接到了小周家长的报警信息。

## 全城寻找孩子下落

接到警情，海曙公安立即通过视频监控对两个孩子的离开轨迹展开分析跟踪，在孩子家长的辨认下，通过对环城西路与环城南路口、环城西路与顺德路口、丽园路与顺德路口进行巡查，发现小周和小张在14日下午4时多自环城西路经顺德路向西徒步到恒一广场后，向西朝客运中心方向走去。

民警和孩子家长马上赶到客运中心，发现两人在客运中心附近进入地铁站，之后乘坐地铁2号线到达鼓楼站，又转乘1号线前往北仑。

民警与家长一路追踪，发现孩子们在晚上6时多进入北仑银泰城。在那里，两个孩子购买了全套的露营装备，包括登山包、帐篷等，花费了3000多元。当时，售货员还问过两个孩子，买这些东西做什么，孩子回答，外面有夫人在等，售货员就打消了疑虑。

在北仑新碛派出所，民警调查获悉，当晚7时，两个孩子在离开银泰城后，打了一辆出租车。通过询问出租车司机，民警知道了孩子们的目的地：慈溪达蓬山风景区。

马不停蹄，民警和家人又迅速调转方向，前往慈溪龙山，通过达蓬山服务区的监控发现，14日晚上8时多，两个孩子徒步沿水泥公路往达蓬山步行。15日凌晨3时多，两人曾在329国道线龙山镇某夜宵摊吃过夜宵，民警又从夜宵摊主处了解到，两个孩子曾询问“慈溪市中心怎么走”。

15日上午7点，民警发现，孩子们在慈溪掌起329国道线上的201路公交车站上车，而车站两头未发现孩子们有折返或继续前行的迹象，据此可以判断，他们极有可能已经乘坐201路公交车前往慈溪市中心。于是，大家以201路公交沿线停靠站点为核心，继续调查。

其间，海曙区委常委、公安分局局长要求海曙警方成立寻人工作组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全力查找两名学生下落，并在全市范围发布协查通报，北仑、余姚、慈溪等地警方继续参与搜寻。

很多市民从网上得知两个孩子失踪的消息后，也纷纷加入寻找孩子的行列。

17日下午1时多，位于余姚高铁北站的余姚公安派出所接到一名热心公交司机报警，说发现疑似的两个孩子。之后，派出所根据协查通报，对两个孩子的体貌特征进行核查，确认他们就是小张和小周。

## 热心公交司机把孩子 交给警方

发现孩子并向警方汇报的热心公交司机，是慈溪城乡公交公司292路驾驶员严士奇。

下午1时多，两个孩子来到慈溪南站，坐上了

292路公交车。这趟公交是从慈溪南站开往余姚高铁北站的。

应该是上学的时间，两个孩子却出现在去往高铁站的公交车上，还灰头土脸的，驾驶员严师傅觉得这两个孩子非常可疑。他之前正好在网上看到过两个孩子走失的消息，于是，趁着停车空隙，悄悄拨通了家长电话。

车子到了余姚高铁北站后，严师傅故意没有开后门，而是打开前门让乘客下车，趁两个孩子下车时拦住了他们。严师傅叫了其中一个孩子的名字，没想到孩子不承认，直到把他俩送进高铁站交给警察，他俩才认了。

据余姚公安派出所所长说，他们询问过孩子，两人并没有具体的目的和计划，也没有和家人发生过矛盾，就只是想出去看看。两个孩子家境不错，个头大的成绩好，个头小的独立生存能力强，见到家人后，个头大的孩子哭得很伤心，个头小的孩子却说不想回家，还想去外面看看。

下午，家长们赶往余姚，与孩子团聚。虽然孩子们很疲惫，但身体状况正常，情绪还算稳定。傍晚，家长和孩子们都已回到了海曙。

## 两个孩子买了手机当导航 还想去外地

傍晚，记者拨通了小张妈妈郑女士的电话。

郑女士说，这两天，为了寻找孩子，一家人根本没睡过。现在孩子找到了，除了庆幸之外，还要感谢这么多帮助过他们的人，“真的要谢谢公安民警，学校校长、老师，还有热心网友的帮助，特别是这位公交司机师傅，如果不是他及时拦下孩子，很可能他们就跑到省外去了！”

郑女士说，小周可能受了爸爸的影响，因为小周的爸爸是户外爱好者，班里同学也反映，小周曾跟大家说过自己出游的想法，而自己孩子小张平时有些内向。

郑女士告诉记者，两个孩子到了慈溪后，就一直在附近转，没进达蓬山景区，但去了方特东方神画乐园玩。饿了，去饭店、小摊吃饭，困了，就睡在户外。因为对慈溪根本不熟悉，他们就走到哪算哪。其中一天的凌晨，两个孩子还分开过，后来，兜兜转转又碰了头，“儿子跟我说，和小周分开的那段时间，他特别特别想回家，特别想妈妈，也很害怕，但他没有手机，附近也没有派出所。所以，在两人再次碰头以后，他们就去商场买了手机和充电宝。因为没有身份证，不能办手机卡，他们就把手机当导航用。”

“小张带了1万元钱，小周没带钱，等我们找到他们时，1万元钱就剩1000多元了。可能是想到钱不够用，他们后来就不坐出租车了，一直徒步或是乘坐公交。”郑女士说，因为他们又想去外地玩，就坐公交去余姚高铁北站，这才被公交师傅拦下。

“小张跟我说，他就是想去外面看看，但是在外面这段时间，自己其实并不开心，一直走路，一直迷路，腿都快走断了，特别累。”郑女士说，小张平时有些内向，也不知道这次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子，不过，这一切等以后再谈，孩子能平安回来就好，先让他们好好休息。（宁波日报 王思勤 钟陶行 牛伟）

# 找兼职却被推销整形 大学生贷款3万 “以贷养贷”陷泥潭

大一女生张晓(化名)想找一个兼职，最后却被美容医院诱导整容，并为此办理贷款。她先后三次贷款做整容，共欠下约3万元的贷款。为了偿还贷款，她先后四次通过一家贷款公司办理了共计两万元的贷款，希望用贷来的钱偿还。然而这无异于饮鸩止渴，雪球越滚越大，贷款越来越多。这个还未踏入社会的女大学生，已然陷入贷款的泥潭。

## 求职变贷款 被推销整形 被拉着贷款

雷医生坐在对面，拿着笔做出了一套美容方案，另外两位医生拿着张晓的手机操作帮忙贷款。

大学生活，新的开始。四川外国语学院成都学院大一新生张晓打算勤工俭学。去年的10月15日，她在网上找到了一条招聘信息，“大学生兼职招聘推销，工资日结，一天100元”，没有招聘公司的名字，地址在天府三街地铁站。她打了电话，到了地铁站，一名女子在地铁口接到了她，并将她带到了位于天府三街的成都美极医学整形美容(以下简称美极美容)。

在那里，三位自称雷医生、付医生和张医生的女人接待了她，三人亲切地问她个人信息。“我以为她们是在面试，就把自己所有信息说了。”张晓说，雷医生坐在对面，不停地跟她谈针对她的面部制定一个美容方案，张晓说自己没有钱，另外两位则极力劝说，“没有钱没有关系，现在有很多人分期付款。”张晓向记者回忆说，整个劝说过程她都是迷迷糊糊的，甚至没有机会把找兼职意图表达出来。张晓说，雷医生坐在对面，拿着笔做出了一套美容方案。另外两位医生拿着她的手机操作帮忙，向一家名为“即分期”的贷款公司申办分期付款。“她们跟我说，每个月还700元，我说这么多钱我还不起。”张晓表示要走，但经不住她们的劝说又留了下来。

随后即分期付款公司打电话核实张晓身份，审核通过后，张晓离开了。两天后她接到了贷款公司的电话，对方告知还款方式，并提醒不按时还款，她信用记录不良可能无法毕业。她打开即分期公众号，里面提示已经放款17855元，还款周期24期，每月需要还款743元，至此，她隐约觉得被贷款的事实成了真。

## 又贷了两次 先后贷款共计3万元

美容医院两次推荐张晓打针，张晓从而两次办理了贷款。三次分期付款，每月累计需要还款1600元。

两个礼拜后，张晓接到美极美容电话，让她去做项目。“我说我不要做项目，对方告知我，如果不做这个项目就浪费了，贷款的费也必须要还。”张晓说。去年10月29日，她到美极美容做了项目，在做项目的过程中，付医生再次游说张晓打溶脂针。

“她跟我说现在溶脂针有优惠活动，一支3800元，购买3支9800元。”张晓心动了，同意由付医生帮忙向另一家名为“星计划”的公司分期付款购买一支，并当即做了项目。跟上一次一样，两天后她接到星计划贷款公司的电话，对方提示还款操作方式，与即分期操作方式基本一样，上面提示下期需要还款629元，一共18期。张晓计算了一下，贷款一共11322元，远远超过3800元的溶脂针价格。

“这个时候我才反应过来我是被骗了，我明明只同意买一支，但却买了三支。”张晓说，她前去质问雷医生，雷医生表示她误解为要办三支。割了双眼皮，打了玻尿酸、瘦脸针和溶脂针，张晓的脸上变得又红又肿，眼睛没有明显的区别，虽然一度变成了瓜子脸，但随后玻尿酸开始缩水，她询问雷医生，雷医生回复是个人体质问题，再打一支玻尿酸就好了。

就这样，去年11月19日，张晓再次向另一家公司叫“呜哇熊”的公司，办理第三笔分期付款，每月还222元，共计12期。“只有这一次我是亲眼看着他们操作的，在我的同意下办理的。”

三次分期付款，每月累计需要还款1600元，这让生活费仅有1100元的张晓捉襟见肘，最后连饭都吃不下了，不得不变着法让妈妈发几元红包吃饭。

## 以贷养贷泥潭 贷款逾期 她收到威胁短信

为了还贷，张晓从厕所墙壁的小卡片上找到一家贷款公司，以苹果手机分期付款名义贷款4000元。

贷来的4000元不过短短支撑了两个月，12月10日，她以同样的方法贷款了4600元，她拿到了3900元。

最终，张晓的贷款出现了还款逾期，她收到了陌生号码发来的威胁短信。

“我做错了事情不敢跟父母说，我怕父母知道这件事后打我。”张晓无心上学，一个劲琢磨怎么还钱。一日上厕所，墙壁上的小卡片给了她“一线生机”，上面写着：大学生贷款5000元到3万元。

她打了电话，依照对方给的地址找到了一家名叫“成都艺嘉伟业贸易有限公司艺信通讯”的公司(以下简称艺信通讯)，要求贷款5000元，一位姓陈的女士接待了她。“她告诉我，可以给我贷款4800元，但我只能得4000元，而且要按照她说的做。”陈女士让她将一张纸上的内容背熟，上面写着苹果手机的各型号号、内存以及价格。背完后，陈女士让她填写资料，向一家名叫“即有分期”的贷款公司申请分期付款，里面详细填写张晓的个人信息及其学校住址，产品内容和借款信息，随后她接到了贷款公司的核实电话。信息核实之后，她的银行卡收到了4000元入账。

贷来的4000元不过支撑了两个月，去年12月10日，她以同样的方法从这家公司向川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贷了4600元，她拿到了3900元，同样用于还款。到了今年2月，她每月的还款金额已经累计达到2300元左右。很快，张晓的贷款出现了还款逾期，她收到了一个陌生手机号码发来的威胁短信：我们兄弟会到你家找你，你不仅要准备贷款总额，还需要准备1万元收账。

还在家里过寒假的张晓从未见过如此阵仗，吓得躲在被窝哭了起来。但她依然不敢告诉父母，匆匆收拾行李回了学校。3月12日，她再次以同样的方法通过艺信通讯向两家贷款公司贷了9800元。（成都商报 戴佳佳）

# 王澍 >>>

# 我的学生大一做木匠大三写剧本

## 学生做毕业设计，写了两个月小说

王澍记得，2001年创办建筑艺术专业时，他把教学大纲递给中国美院的一名副校长看。副校长看后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你的大纲很有意思，但是这门课谁能教？”王澍想了想说：“我能教。”副校长又指着另一门课：“这个呢？”王澍想了想：“我能教。”一连十几门课都是如此，副校长很无奈，王澍也很无奈。

“当时我找不到现成的老师，只有我一个老师，带20个学生。很多人说按我们的教学思想去教，学生们会找不到工作。”从王澍的课程设计来看，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。“如画”“材料”“椅房”“批判/混响/边缘”“建构”“观绘”“书写”“虚无/城市”，8个听上去“和建筑没关系”的板块，构成了本科五年的教学系统。

王澍要求学生必须动手，甚至是亲手堆夯土，因为“拿一把土在手上，和在纸上写下‘土’字，完全是两回事”。在本次展览的显眼位置，有一座高至天花板的“椅山”。王澍要求一年级新生上木工课，学榫卯，期末每人做一把椅子——不是模型，是实实在在的一把木椅子——能坐的那种。10年下来，学生的椅子堆成了山。

如果不做建筑师，王澍可能会成为一名作家。当年一心想考北大中文系的他，因为家人要求他必须念工科，最终作出了一个妥协的选择——念一个能画画的工科——建筑。也许对文字还有执念，王澍要求学生写小说、写剧本、写艺术评论；还给学生开书单，费孝通的《乡土中国》《江村经济》都是必读书目。

“我们学生做了很多和建筑不相关的事。做毕业设计时，有一个小组的学生两个月都在写小说。但你会发现学生有那么丰富的想象力，学会了叙事。其实建筑是能叙事的，可惜大部分建筑师都不懂这个道理。”

比如，他强调建筑师的“价值观”。“所有大学的建筑系都回答不出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，你对中国社会是什么看法。没有看法你就开始设计了？我的学生就业率保持在学校前三，一般去小的工作室。他们可能很长时间内只能做小建筑，挣不了大钱。我给他们的价值观是，要做有意义的事。”

2012年，王澍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普利兹克奖的建造师，此前华人只有贝聿铭拿过这个有“建筑界诺贝尔”之称的奖项。获奖对王澍最大的影响是，他不再敢来中国美术学院校园了——这个他创造的园子里，总是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等着见他，“好尴尬啊”。

中国美院院长许江称象山校园为“雅园”，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充满文人理想的图景：山雨过后，溪水浊黄，潺潺流过山脚，清风拂瓦墙，游烟绕门廊……王澍穿着一身黑色中式服装，接受记者专访时，正是在象山校园，正在是一个春花春雨的午后。

这个不带手机、甚少露面的建筑大师，在象山校园2007年落成同一年，创建了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。10年来，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教学生干什么，只是依稀听说他的学生“不务正业”：大一做木匠、大三写剧本、书法是必修课……

## “我做的建筑是建筑该有的样子”

王澍花了12年学建筑，但觉得“这套教育和中国的传统和现实都没有关系”。于是，他决定忘掉它。在1992—2000年间，他停薪留职，在西湖边爬山喝茶，陪太太逛商场，在家洗衣做拖地板。

在此期间，为了生活，他也接了一些“装修”的活，不仅做设计，还包施工——因为想知道这件事从头到尾是怎样的——后来他的学生也都是很好的装修工。“甲方特别喜欢我。墙上的木龙骨，人家都拿破木条钉，我用标准龙骨，不懂偷工减料，经常亏损，但这是建筑学的原则。”

就这样，王澍明白了每一个钉子是怎么敲进去的，搞清楚了工匠的每一个步骤，后来他的作品一般建筑师很难模仿，因为这建立在材料和对施工的足够了解上。象山校园是王澍带着青年教师团队做的，所有的

图纸、建筑施工图都是自己画。建造过程中，他一直在临一本字帖。“我的建筑上的那一根曲线，相当于王羲之那个年代的一根曲线，经过我临帖十几年，变成我血液一样的东西，别人无法模仿。”王澍说，至于拿了普利兹克奖，那只是“我们偶然被世界发现”。

有人说，在王澍设计的房子里特别容易迷路。王澍回应，英文里有一个词叫enjoy，中国人现在都行色匆匆，不愿意徜徉，这需要恢复。

## 不培养大师，培养能面对中国 社会问题的建筑师

王澍一直自称是“中国建筑教育制度的叛逆者”，当年的硕士论文《死屋手记》就批判了中国整个建筑学界。时至今日，这种批判并没有随着时间而变得圆润。

中国的建筑教育究竟缺什么，艺术、资金，还是方法、设备？“都不缺。”王澍说，“我在工科大学里念了12年建筑学，最深刻的体会是，我们的建筑教育缺乏独立的思想、立场、态度——只是建立在模仿的基础上，模仿欧洲、美国、日本、香港，却对中国自己的传统所知甚少。”

建筑艺术学院刚成立时，王澍就提出，整个学院至少10年、20年的方向是，重建一种中国当代的本土建筑学。有趣的是，一个强调本土的学院，却是中国美院最国际化的学院，现在全职外籍教师超过三分之一，因为“本土化一定要在一个真正国际化的背景之下重新定义”。

10年过去了，学院从一名教师到了有40多名在编教师，拿着不高的工资，做着理想主义的事情。王澍说：“造城运动还在继续，我的学生会很痛苦，但我要为未来留下希望，留下一些人思考这些问题。肯定会有大量人消失在现实里，但只要有幸存者，我们的教育就成功了。”

30年前，王澍常常和师兄们在东南大学的校园里，激情飞扬地批判中国建筑。如今，师兄们有的已经成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，这次也应邀来参观展览，“他们很高兴我没有变化，也希望我不要变”。

“想当大师，成功率不到2%。我不是培养大师，我培养的是面对中国的环境问题、社会问题，能做出相应设计的建筑师。学院走过10年，实验刚刚开始。”王澍说。（中国青年报 蒋肖斌）